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
第三十七回 薛仁貴病挑安殿寶 尉遲恭怒打張士貴

詩曰：八將英雄雖說能，未如殿寶獨稱尊。
若無仁貴天星將，獨木關前盡喪魂。

那兩邊戰鼓敲得如雷霆相似，炮響連天。獨木關前沸反淫天，忽驚動前營月字號內病人薛仁貴。他有大病在床，最喜清靜，可以朦朧打睡。不想外面開兵，喊殺大震。一個薛仁貴那裡睡得起，忙問徒弟們：「外面那個開兵？如何殺了半日不定輸贏，只管鼓炮喧聲，害我再睡不著。」徒弟回道：「營外眾師父在那裡開兵，不道關內出來一將，名喚金臉安殿寶，其人驍勇異常，善用兩柄大銀錘，因此八位師父圍住戰他，不分勝敗，所以有此戰鼓不絕。」

仁貴聽言大怒，說道：「有這等事，我到東遼地方，從不敗於番將之手，多是勢如破竹，如入無人之境。今一病在床，想安殿寶有多大本事，八人多戰他不過，使我火頭軍之名，一旦被他喪盡了，我那裡聽得過！帶我的盔囊甲包過來，待我去殺這金臉的番狗！」那十個徒弟上前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你有病在床，保重尚且不妙，怎去與他開兵，不要說這沒正經的話。方才周老師臨去，囑咐我們要小心服侍，怎麼反要出去戰陣，分明自送殘生。不要說別的，就是冒了風，也有幾日難過。」仁貴道：「你等曉得什麼來，我一生豪氣，忿忿在心，今雖有病，那裡容得外面這番奴如此稱威耀武，八個兄弟沒乾，自當我去開兵。」說完，坐起身來，穿好衫褲說：「快拿盔甲與我穿好，帶馬抬戟，我好出陣。」那些小卒們多說道：「薛老師，這是斷斷使不得，要開兵待病勢好了，然後開兵。」仁貴怒道：「多講！快去拿來。」小卒無奈，只得帶馬的帶馬，取盔甲的取盔甲。薛仁貴說要妝束起來，拿一頂爛銀盔戴在頭上，猶如泰山的重。說：「這頂盔不像我的。」徒弟道：「正是老師的」仁貴說：「為什麼沉重的狠？」徒弟說：「這個自然。老師是那豪傑氣性猶在，然而形容意景，恍惚不過，身十分瘦怯，力氣蕭然，自然帶這頂銀盔是沉重的了。」仁貴又把銀條甲披在身上，慢騰騰跨上了馬，接過方天戟來，猶如千斤模樣，再也拿不起來。未曾出戰，心中混亂，頭圓滾滾，曲了腰，雙手拿定戟桿，楞在判官頭上，戟尖朝上。遂叫徒弟加鞭，手下答應：「是。」把馬牽出營盤，加上三鞭，這騎馬不管好歹，後足一蹬，四蹄發開，豁喇喇竟衝上前來。驚動了虛空九天玄女娘娘，見仁貴帶病出馬，遂傳法旨，叫左首青衣小童仗劍，去幫薛禮取勝安殿寶。小童領旨，暗中保護不必表他。

再講張士貴，見薛禮在馬上腰駝背曲，帶病出馬，又驚又喜，說：「薛禮，你是恍惚之人，須要小心，不可造次。」仁貴也不聽見，望看時，但見圍在一團，槍刀耀目。大叫：「眾兄弟快些退下來，待為兄取他性命。」陣上八個火頭軍，大家殺得眼目昏花，汗流脊背，把不能夠有人來替。他忽聞大哥出馬，心中歡喜。大家探下兵刃，多轉營前來，忘記了仁貴病體，只有他獨自向前。那曉安殿寶見八人退去，又說大哥上來，明知有名薛蠻子，抬頭看他穿白用戟，一定無疑。就扣住了馬，把兩柄銀錘鳳翅分開，一個朝上，一個朝下，看他衝來，必須住馬與我打話。

那曉仁貴病顛之中，身不由主，那裡還把絲韁去扣，憑他衝到敵將馬前。

這叫天然湊巧，玄女保護童子，拿他戟尖刺入番將咽喉。這安殿寶不防備的，要架也來不及，喊得一聲：「阿呀！」人已穿在戟尖上了。他原不曾扣馬，又無力挑掉此人，由他直槍吊橋。後面八個火頭軍喜之不勝，連馬把槍刀一起，催馬來奪關頭。那些番兵進得關來，薛仁貴也到了關內。那時槍刀劍戟，直殺過來。仁貴著了忙，用盡膂力，把個安殿寶挑在旁首，掄戟就刺，好似無病一般。殺得番將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後邊八人衝進關來，四下一迫，殺入帥府，救出張志龍、何宗憲，查明糧草，關上改換旗號。張環領進人馬放炮安營，犒賞了九個火頭軍，已取了獨木關。此回書叫薛仁貴病挑安殿寶，張士貴又要冒功了。

單講到汗馬城，朝廷聞報了獨木關，命大元帥尉遲恭傳令大小人馬，發炮抬營，離了汗馬城，一路往獨木關進發。先鋒張環遠遠相迎，進了關門，發炮三聲，齊齊打下營盤。張士貴進到御營，俯伏塵埃道：「陛下龍駕在上，臣狗婿何宗憲，路上辛苦得其大病，前日又病挑安殿寶，已取獨木關，略立微功。」朝廷大喜說：「汝婿有病，取勝番將，功勞非小，待元帥上了功勞簿。」張環道：「多謝元帥爺。」尉遲恭又道：「張先鋒，本帥看你到是個能人。」張環道：「不敢，何蒙元帥爺謬賞。」尉遲恭又說：「本帥營中有件古董，人人不識，想你必然識得。」張環道：「小將只怕未必識得。」尉遲恭道：「又來謙讓了，你且隨我到帥營來。」張士貴只得隨了元帥，進往帥營去。朝廷問徐先生：「尉遲元帥說有古董，未知是什麼古董與張環看？」

茂功笑道：「有什麼古董，張環中了元帥之計，他哄去要打他。」天子道：「果然麼？」應道：「正是。」

不表朝廷之言，單講到尉遲恭同了張環，進入帥營，便說：「張先鋒，待本帥去拿出來。」士貴應道：「是。」只等古董來看。再表尉遲恭到後營，拿了這條鞭，來到外面叫聲：「張先鋒，你看此件是什麼古董？」張士貴看見說：「元帥，此條是鞭，元帥用的鑲鐵鋼鞭，不算什麼古董。」尉遲恭道：「為甚柄上又刻幾行字？本帥不識，你來念與我聽聽看。」張環說：「元帥，這乃先王敕賜封的打王鞭，所以刻著幾行字在上面。」尉遲恭說：「刻的是什麼字？朗誦與我聽。」張環只得念道：「這六句刻的『無端狄虜造反，搶擄國家廊廟，朕知號國公忠義，三宣召請還朝。上打昏君無道，下打文武不忠，神人萬不能迴避，神堯高祖親封。』」敬德大笑說：「依鞭上之言，汝等不忠好佞，正可打得的了。」飛一腿把張環踢倒在地，提鞭就要打了。嚇得張環魂不在身，大喊道：「阿呀，元帥爺，未將有功於社稷，何為好佞？望元帥饒命。」敬德道：「你還說不好麼？本帥問你，那薛仁貴現在你前營內月字號內為火頭軍，怎麼在本帥跟前將他隱過，只說沒有？自從破東遼，大小功勞多是薛仁貴的，你偏偏將他功勞全冒在自己身上，還說不好麼？」

張環道：「阿呀，元帥阿，這是冤枉的阿！未將月字號內火頭軍，只有薛禮，從來不聽見仁貴二字。這乃同姓不同名，況薛禮又不曉得開兵打仗，何算應夢賢臣？望元帥休聽旁人之言。」尉遲恭大怒道：「你還要強辯？本帥前日在汗馬犒賞三軍，你把我灌醉，糊塗混過。那夜醒來，行到土港山神廟，見薛仁貴對月長歎，本帥隱在旁邊，一句句聽得明白，我就上前拿他，他便一走，往山神廟內。本帥趕進廟中，他已跨牆而出，還象有七八個伙伴。當日就要問你，奈軍師阻住，故我未曾與你算帳。今日取獨木關，病挑安殿寶，一定是薛仁貴功勞，你又來冒他的，快說出真情，把薛仁貴獻到本帥跟前，這還饒你狗命，你若半句支吾，今一鞭打你為肉醬。」張士貴看來不妙，心下暗想：「我若不把情由說出，性命諒來難保。不如把仁貴說明，暫避眼前之害，多貪留生命幾天也是好的。」那番便叫聲：「元帥且息雷霆之怒，待未將細說便了。」尉遲恭道：「快些講上來。」士貴道：「總是未將該死，望元帥恕罪。那薛仁貴果住山西絳州龍門縣人氏，那年投軍在內，因見他本事高強，故把他埋沒在前營為火頭軍，將功盡冒在狗婿身上。此是情真，求帥爺饒命，待未將就去把薛仁貴獻過來。」尉遲恭道：「前日救本帥小將是那一個？」士貴道：「就是應夢賢臣。」又問：「前日鳳凰山下追蓋蘇文，扯落袍幅者是那一個？」答道：「也是薛仁貴。」尉遲恭便哈哈大笑說：「我把你這狗頭砍死便好，你原來有敗露日子的麼。本該一鞭打你為齏粉才是，奈功勞未曾執對明白，饒你狗命，快去把薛仁貴獻出，明對功勞，那時少不得死在我手。」張士貴連聲答應，叩了四個頭，退出帥營，竟往自己營中去了。

且講尉遲恭滿懷歡喜，來到御營說道：「陛下，薛仁貴如今有著落了。」

徐茂功道：「有什麼著落？分明把仁貴性命害了。」敬德道：「軍師大人，本帥方才怒打張環，要獻出應夢賢臣，他滿口應承而去，諒他不敢不獻，有何害他性命？」茂功道：「元帥，你那裡知道，張環此去，只怕未必肯獻仁貴出來。他若獻了薛仁貴，是他性命難保，元帥可肯饒他？」敬德道：「這個本帥恕他不過。」茂功又道：「確又來，他如今此去生心，把仁貴謀害了。」

敬德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他若把薛仁貴謀害，明日怎生樣來見我？」茂功說：「元帥又欠通了。他謀死賢臣，並無對證，只說沒有薛仁貴，元帥因生心傷我性命屈招的，實沒有仁貴，叫張環那裡賠補得出？這數句言語，就賴得乾乾淨淨，有何難處？豈不把一

家朝綱梁棟，白白送與你手。」朝廷聽見應夢賢臣性命難保著了，忙說：「徐先生，這便怎麼處怎樣救他才好？」茂功又掐指一算道：「還好，還好，內中有救，請陛下放心。」朝廷道：「既然有救，是朕萬幸。」尉遲恭大怒說：「明日張環不獻應夢賢臣，叫他吃我一鞭，豈有此理。」

不表元帥之言，另講先鋒張士貴，受著這一驚，回到自己營中，臉上失色，目定口呆。四子一婿上前問道：「爹爹前去報功，為什麼這般光景回來？」

張環說：「阿呀，我的兒，不好了。如今事露機關，為父性命不能保全了。」

眾人道：「為著何事？」張環道：「就是前營薛仁貴，被元帥細細的訪出真情，要為父把他獻出去，我若獻他出去，也不為難，只是那一番隱瞞冒功之罪一彰，他豈肯饒恕我們性命的？」四子道：「爹爹，這薛仁貴獻不出的，獻去也是死，不獻去也是死。」張環道：「這便怎麼樣？」眾人道：「到不如把九個火頭軍一齊將他謀害，後無對證，那時元帥究問其情，爹爹就在駕前哭訴說應夢賢臣果然沒有，叫臣那裡賠補得出？方才元帥要傷臣性命，所以隨口亂道，屈認其情，真實沒有，望陛下饒恕性命。這幾句回奏何等不美。」

張環道：「孩兒之言有理。如今事不宜遲，把此九人怎生謀害？」志龍道：「爹爹，不如將藥酒灌倒，一齊殺死，你道如何？」志虎道：「不好，他們九人何等驍勇，倘被他識破機關，造反起來，誰人服得他們？」志彪道：「有了，不如將砒霜毒藥賞賜九人，待他飲下，一命嗚呼。」志豹說：「尤其不好，九人在此，這怕未必齊飲，倘有遲晚豈非畫虎不成反類其犬。大家不保。」

張環道：「這不是，那不是，便怎麼處呢？只要想一個絕妙的妙計，把他九人陷害，使那人不知，鬼不覺，方為安穩。」何宗憲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說：「岳父，有了。前日小婿被番將擒捉到此，聽得他們說此處天仙谷口，憑你多少人進去，塞住了口子，後路不通，無處奔逃。不如將九人哄入天仙谷口，外面端整木頭石塊塞住了，多往山頂，將火弓、火箭、火球、火槍射打下去，多用些引火柴草擦下，豈不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一齊活活燒死？」張環說：「賢婿此計甚妙。」一面差人去周備火球火槍等項，一面端正塞住谷口之事。張環父子進往前營，叫聲：「薛禮，不好了。我老爺為你時刻在心，誰想你前日在土港口山神廟中露出真情，尉遲恭十分著惱，今且把鞭打我，要我獻你出去，我想把你獻去，一定性命難保，枉費許多心機，十大功勞一旦休矣。所以我大老爺不忍，特差人打聽離關十里之遙，名為天仙谷口，且避眼前之害，待我兵興奪了三江越虎城，在駕前保你出來。」仁貴聽見，魂飛海外，魄散九霄。說：「有這等事？感蒙大老爺屢屢搭救，無恩可報。兄弟們，我們大家去。」周青說：「不妨，有我在，待元帥拿我，我自自話講，不勞本官著忙。」李、王二人道：「你們專要倔強，性命要緊。」薛仁貴膽小不過，帶了法寶，上馬提戟，同了張環父子，一路來到天仙谷口，九騎馬竟入谷口，但見兩邊高山峻嶺，樹木森森，居中有一位石成的彌勒佛，轉到佛後，彎了一曲折，轉過曲折的路，四面高山門攏，不通的絕路。不表九人在內遊玩，外面張環預備柴木在此，看他們多轉在山凹內去了，他就在外邊傳令，將谷口堆滿硫黃硝炭，點著了火，燒將進去。父子六人上了高山，先把引火柴枝丟下去，落在山凹，然後把火球、火槍、火箭，如雨點打將下去，滿山凹多是火了。那番九個火頭軍嚇得魂飛魄散，說：「如今性命大家不保了。」周青說：「多是大哥不好！張環這狗，萬惡奸臣，什麼好人，只管信他。方才若聽我周青言語，大家活了。如今弄到火裡頭來死，真正是火頭軍了。」仁貴說：「周青兄弟，不必埋怨了。那裡知道這班狗頭，橫心爛肚，冒認功勞，設的詭計，害我九人九騎性命，為今之計怎樣？不要說是火，就是這個煙，也吞不過了。」叫天不應，入地無門，慌做一團。仁貴忽然記起九天玄女娘娘贈的水火袍。他說遇有火災，拿來披在身上，今日虧得帶在身邊，待我取出來。仁貴就往囊中取出袍服，九騎馬堆做一堆，將袍罩住，這是玄女法寶，火就不能著身。正在放心，忽聽半空中有人叫道：「薛仁貴，你們九人不必著忙，要命者多把眼睛閉了，耳邊有風聲響動，不必睜開。聽江邊絕了風聲，然後睜開眼來，才保全得性命。」這九人聽見空中如此說，諒來非神即佛，不管真假，多把眼睛閉了。果然耳邊風聲響動，九騎馬多叫起來了，人心多是浮虛，好像騰雲模樣。大家暗想：「不要我們掉在水裡邊去了。」眼睛不敢睜開來看，這個風聲響有一二個時辰，方才絕了風聲。大家開了眼看時，卻不是天仙谷內，又換了一個所在。但見兩旁高山險嶺，上邊松柏長青，一條石街，幾個彎兜轉，不見民房屋宇，又沒有河水溪池，又無日月之光華，陰不陰，陽不陽，不知是什麼所在。仁貴對周青道：「兄弟，此處又不見人家屋宇，荒郊曠野，諒無安歇之地，不如問到獨木關去，見天子龍駕。」周青說：「獨木關知道那條路上去的？又天晚，有多少的路程，今晚料去不及的。」王心鶴道：「且隨馬趕上前去，見有人問個明白。」眾人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九人隨著山路，曲曲彎彎行將過去，從沒有一人來往。看看天色將晚，行有四五里路，原是：高山樹木重重疊，屋宇人煙點點無。